

成渝两地客家文化的那点事

成渝走笔看双城

征文大赛

荣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

投稿邮箱: kjwtzx@163.com

□王雨

树挪死，人挪活。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变迁史就是移民史。我国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世界的美洲、澳洲等移民，客观上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因写长篇小说《填四川》，我对成渝客家移民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查阅客家移民资料，发现客家移民后代在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和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最多，两地都有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客家人志远好动，自东晋“五胡之乱”始，历经五次大迁徙，成就过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填四川》主人公迁徙的落脚地，我就选择了荣昌。

写完《填四川》后，当地民俗专家看后很重视，特邀我和该书责任编辑、重庆出版社的罗

玉平先生去了之前从没去过的明清建筑保存完好的路孔镇(现万灵镇)，去了客家移民后代众多、至今百分之六十的人会说客家话的盛产夏布的盘龙镇。

我脑洞大开，决定动手改写书稿，把之前虚构的地点改写成路孔寨、濛溪河。路孔镇与我虚构的岷坝村、惠水河很相像，古镇、河流、拱桥，还真有个赵家祠堂，有保留完好的湖广会馆和高筑墙小开窗的客家民居。镇上的店铺名字很特别，如“艾糍粑”“一壶春”“大食店”等等。采访得知，当年有路过的移民在濛溪河舀水喝，大老远带来的瓷碗不慎落进了河水里，便认为是留其在此舀饭吃，于是就在路孔落户了。这些都写进了小说里。因了这部小说，我成为荣昌的荣誉市民。

客家移民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文化的书写者。他们带来了苕麻种子、猪种，带来了

建筑、纺织、折扇、制陶、茶艺，带来了各地的民俗风情与文化艺术，与当地土著融为一体，生机勃勃。

成都洛带古镇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至今生活在那里的多是“湖广填四川”时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来的客家移民的后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八成以上。古镇街口有八角井，传说因蜀后主刘禅的玉带落入井中而得名“落带”，后约定俗成为“洛带”。我去过这传说多古迹多的古镇。青石板路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一街七巷之老街保留有清代客家移民民居，保留有乾隆年间客家土楼风情的湖广会馆、广东会馆、江西会馆、川北会馆，素有“客家名镇、会馆之乡”的美誉。客家人讲究茶饮，几杯香茗三五老友十几张桌子铺排，喝茶打牌摆龙门阵，极是悠闲。当地客家人传统习俗的舞龙烧龙的“火龙节”，说是源自江西籍的刘姓客家人，至今，刘姓家族仍聚居在洛带古镇的宝胜村，以扎龙舞龙为业，行接龙祭祖、迎龙归巢、杀鸡出龙、舞龙点睛表演。古镇启动了客家民居建设，招徕农民向城镇移居。岁月遮掩了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光阴模糊了祖先的容颜，但深烙客家人心中的共同记忆未有消失。

重庆荣昌是“湖广填四川”移民的集散地。当年的城门上，老远就可以看见高悬的招

民旗：“插上招民旗，自有垦荒人”“奉旨招民填川治川”“荣昌县乃去川府的必经之地，恩请移民留下置业”“荣昌水肥土沃，任由诸君开垦”。该县的路孔寨(现万灵镇)青山环抱，传说古寨有六个石孔与濛溪河相通，路孔因之得名。寨内唯一的老街弯拐狭长陡峭，石板梯道被踩踏得变了形，泛着青光，路边是平房、吊脚楼土著民居。绕过寨子经由荣昌主城与四川泸州的沱江汇合的濛溪河缓缓西流，河水绕寨时遇石梁横阻形成了白银石滩。横跨河面的石桥特别，临寨子的一段是拱桥，伸向南岸的一段是平铺的石桥。拱桥可过漕运大船，桥壁刻有“大荣桥”字样。河对面是万灵山，山上有万灵寺。“打铁的识铜，称钉的识斤”，寻见这天赐宝地的真教高僧这么唱。移民们把斤两的“斤”想成金子的“金”，填川选址务择仁地，既莫居闹市也别离其太远，以便他日完粮过税、考试入场，便觉得这里是落户置业发家的好地方。

一代又一代的当地土著和客家移民共同努力，老街上的商铺、餐馆、茶座、作坊、客棧、祠堂日渐增多，耕田、养猪、做扇、制陶、船运、采煤、织麻日渐兴盛。荣昌麻布(夏布)是荣昌拥有的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早先的荣昌就“夜夜机杼声，家家

绩麻布”，人们白天在外劳作，回家又连夜织布，疲乏时唱歌提神，便是“夏布神歌”。我采访过盘龙镇的一位耄耋老人，老人兴致勃勃织麻边歌唱，唱出真情唱出命运。“么妹要勤快，勤快要绩麻，三天麻篮满，四天崩了架，几天才把麻编好，编好才能把浆刷。染好麻布做衣衫，青蓝白蓝色有配搭。么妹穿起像天仙，扭动腰身乐哈哈。”“男儿一心上四川，逆水坐的卖盐船，来到这里织麻布，么妹心头好喜欢。”移民文化促使了经济兴盛，成就了荣昌的夏布产业。清光绪年间的《荣昌县志》记载，“各乡遍地种麻，妇女勤绩成布，白细轻软较甚于葛。”民国时期，荣昌全县有夏布织机5000多台，年产夏布70万匹，大多出口朝日、欧美和东南亚。现今，荣昌夏布的国内销售收入数亿元，出口创汇上亿美元。荣昌夏布织造技艺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荣昌的陶瓷、折扇亦久负盛名，荣昌的猪儿有国家级研究院研究，声名远播，供不应求。

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繁荣经济。如今，成都、重庆相向发展，荣昌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努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经济文化共进，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以阅读“孤独”来疗治孤独

□侯军

常常有朋友问，你并不是研究艺术史的专业人士，也无须靠这样一本书来收名定价，何以不惜花费八年光阴，来写这些离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的外国画家呢？每每遇到这类问题，我都只是淡然一笑，不置一词。今天，借着《孤独的大师》增订再版的机会，我也道一道当初写作这些文字的初心吧。

这组文字，最初酝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稿于九十年代末。其间，我经历了从故乡天津只身一人南下深圳的这段孤独寂寞的岁月。环顾四周，像我这样的孤独异乡人比比皆是，这是我此前从未体验过的人生况味。那段时间，我在老东家《天津日报》上开设了一个散文专栏，就叫《感受孤独》。我在这里“品味寂寞”“感受孤独”，不得不“收起你的辉煌”，不得不“接受平凡”(引号中的文字皆为我的散文标题)。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品味到孤独寂寞的原味。在那段时间里，读书成为我唯一的乐趣，尤其喜欢读艺术史和艺术家传记。以前读这些书，并没有置身其间的意念，而今再读，自己却仿佛与这些艺术史上的大师们一同栉风沐雨痛苦彷徨，为他们的遭遇而愤懑，为他们的无奈而哀伤，为他们的痛苦而流泪，为他们的不幸而叹息。我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感受，在感受中自省，蓦然回首之际，却发现不知不觉中，我自身那些原本强烈的孤寂无助忧郁不平等等难以排解的痛

感，竟然减轻了淡化了释然了甚至消失了。真没想到，阅读孤独感受寂寞品味痛苦，在某种情况下竟然还有疗治心疾的功能——我以为，这正是“痛定思痛”“以痛治痛”的特殊功效。也就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开始萌生了刻意发掘艺术大师的孤独和苦难的想法——不是么？我们平常所见到的艺术大师们，大都是以正面形象光彩照人，他们走在历史的“星光大道”上，辉煌映衬着他们的成功和不朽。然而，很少有人去移步换景，把目光投射到其侧面、背面乃至阴面，去搜寻去发现去展示他们在孤独痛苦寂寞不幸中的卓绝挣扎。而只有透过光鲜的表象透视到其背后的艰难困苦，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他们艺术的真谛和人生的真相。我希望用自己的心灵感悟去为他们重新塑像，同样的，也希望用这些充满苦涩和暗影的塑像，去慰藉那些如我一样曾经沉浸于孤独痛苦中的“天涯沦落人”。

于是，我开始寻觅尘封已久的史料，从别人不屑一顾的犄角旮旯里去发掘人物的富光片羽。我发现，这竟是一个满目珠玑的富矿。由此进入，如同沿着通幽曲径探路而行，可以直抵那些艺术大师的心灵深处。于是，我一篇篇地写了下去，就像一个探险家一步步走向人迹罕至的险峰，领略到旁人未曾见过的奇异风景。

写艺术家的人很多，表现艺术家生平故事的书也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刻意搜寻和刻画那些伟大艺术创造者的心灵孤寂和人生痛苦的做法，确实不多。而惟其如此，这些卓荦不

群的灵魂才能以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貌，出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读者从中不难悟到，所有的伟大，皆无法回避曲折坎坷孤独和痛苦，那是凡人通向伟人的必由之路；而正是在这些旁人难以承受的孤独痛苦的熔炼下，这些大师的人格得到淬炼，艺术得以升华。没有什么成功是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这与那些“成功学”“权谋论”“人脉说”“励志书”乃至“人生设计”之类所鼓吹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此，我觉得，大凡人生阅历尚浅、没有经历过人生痛苦的人，可能难以领悟这本书中所贯穿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当孤独寂寞突然袭来时，不要躲避不必彷徨，应该像这些大师一样勇敢地迎接它，甚至欢欣地吸纳它，因为那是你人生必须服用的一剂苦药，就像婴儿注射疫苗，虽然难免要疼一下，但却给你带来终生受用的抗体。只有在痛苦和孤寂中浸泡过的心灵，才有力量去抗击人生的狂风骤雨；只有切身体味过无人理解、求助无门、“荷戟独彷徨”的心境，才能更深刻地体悟到知音之难得和理解之欣悦。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希望亲爱的读者朋友们都去亲历大师们的孤独和痛苦——事实上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是不可复制的。我只是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你们在亲身遇到某种契合的境遇时，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能够从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借鉴人生经验，吸纳精神力量。如斯，则心愿足矣！



《初夏》

水墨速写 游江

鹿泉的气质

□田力

鹿泉是个有气质的城市。去年深秋，我有缘走进鹿泉。之前，想象中的鹿泉不过是位于华北大平原，灰蒙蒙，无甚个性的地方。没想到，“一路(鹿)走来 全(泉)是风景”！昔日，这里曾经“灰头土脸”，污染严重。而今，山清水秀，百里画卷。这座融合了雄奇与柔美、传统与时尚的迷人小城，被称为石家庄的“西花园”，去年游客突破2000万人次。

鹿泉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个区。古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原来，鹿泉这个地名的由来，竟也裹挟着多少慷慨悲壮的血色之歌。

楚汉时期，韩信率军在此背水列阵、自绝退路，以少胜多，大败赵军，“背水一战”，流传千古。相传，当时汉军征战途中，干渴难耐。突然，一只白鹿出现在跟前，韩信遂搭箭射鹿，只见那白鹿急奔而去，箭落之处，一股泉水神奇般涌出，顿解大军饥渴。打那以后，此地便得名“鹿泉”。

古邑鹿泉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战国纷争、抗战烽火、改革奋进，那种任侠尚义、宽厚朴实、憋气霸气亘古未变，这些被时光雕刻了的人文气质深深地融入鹿泉人的血脉之中。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彼时的鹿泉曾以“水泥之乡”闻名，最多时全区共有160多家水泥厂，是政府财政的“半壁江山”。

然而，炸山采石给鹿泉带来严重污染，“鹿泉人均四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靠山吃山没有错，但不能靠山挖山，坐吃山空。

鹿泉人意识到，必须换种方式“吃山”，否则鹿泉没有未来。从血脉深处愤张而出的气质，支撑着鹿泉人以壮士断腕、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坚持转型发展。

退出传统建材产业，关停采石场、水泥厂，鹿泉开始了一场由“灰”变“绿”的嬗变。这涉及到清退土地、职工安置……还有政府GDP、财政收入暂时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可以想见其中矛盾的尖锐复杂。这是一场关系到鹿泉能否重生的“背水一战”，没有退路。

鹿泉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生死之战。水泥厂从160多家削减到目前仅保留两家环保型水泥企业。取而代之的是以休闲旅游业为引领，电子信息、绿色食品、智能制造三足鼎立的产业新格局，建材业提供的税收占比由52%下降到8%，而区财政收入在几年里翻了一番，森林覆盖率达到48.5%。

在鹿泉的那几日，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每天都是优或良，殊为不易。鹿泉慷慨悲壮的气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着实令人敬佩。

发展全域旅游，改造环境打造景区，这又是一场战斗。

在鹿泉，有一条长达50公里、道路两侧绿化带宽达百米的风景大道，把抱犊寨、土门关驿道小镇、岸下石窑小镇、动物园、西部长青、君乐宝奶业小镇等30多个景区串珠成链，呈现出“百里画卷”的效果，令人叹为观止。这，便是鹿泉投资30多亿元重点打造的旅游景观长廊——山前大道。

山前大道的拓宽改造是鹿泉转型全域旅游的关键所在，工程涉及两千多户拆迁，要拆除建筑物4万多平方米，堪称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攻坚战。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全区调集各级力量，分包负责，仅用11天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创造了征地拆迁的“鹿泉速度”，鹿泉“憋气霸气”的气质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地再现。

想象不到，一个面积600多平方公里、40多万人口的小城竟然有30多个形态丰富、各具特色的景区，既有山水生态游，又有传统古村镇聚落游、创意工商业游、运动休闲游，这些景区的打造无疑体现了鹿泉的大气和豪气。

鹿泉有一处被称为“八面独尊，唯我为大”的奇观——抱犊寨。一山凸起，岬出平川，四周石壁如斧劈刀削，险峻异常，登达巅顶，却赫然开朗，平旷坦夷，肥田肥沃。传说，因山势陡峭，古人只能把小牛犊抱上山，待其长大再耕田犁地，抱犊寨因此得名。

抱犊寨海拔只有580米，对于来自山城重庆的我来讲，这个高度并不算稀奇。但站在山

顶，感觉抱犊寨竟有一种高大恢弘的气势。我想，这和它所处的地势有关，东临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西接重峦叠嶂的太行山，从寨上望去，远眺绿野平畴，近观太行群峦，颇有极目八方、俯视天下之叹。

山上修建有全国最大的山顶门坊——南天门，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山顶地下石雕五百罗汉堂，全国最大的金漆壁画装饰的韩信祠等。这里的五百罗汉像全部用鹿泉的青石精雕细琢而成，每尊罗汉重约一吨，恰真人大小，形态各异，气度不凡。

这里以以色列在我国建设的最大的农业观光项目——中以农科康养小镇，投资一百多亿元，采用最新智慧农业系统，是一处集科研、农业与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健康农园。

这里有总占地面积约10平方公里，集休闲居住、自然观光、民俗体验、体育运动等于一体的西部长青景区。其中德明古镇借鉴了《清明上河图》的风格，打造出具有宋元风民俗民情的街区，一条清澈的河水穿镇而过，建造有书院、酒肆、茶楼、驿站、作坊等古代建筑，园中荟萃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每逢假日游人如织，已成网红之地。

你可以到土门关驿道小镇，回味“背水一战”的历史烽烟，漫步古驿道，品尝缸炉烧饼、卷煎假肉、炸花花等特色美食；可以到西部长青滑雪场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可以到4A级景区君乐宝优质牧场参观奶牛自动挤奶全过程，品尝天下生产线的奶制品，可以到石窑小镇民俗村，体验独特的石头民居……鹿泉实现了全域景区化、游览四季化。

美在颜值，魅在气质。漫步在白鹿泉边，泉水汨汨奔涌。相传当年汉将胡申因寻水无果而自刎，在此自缢。如今，胡申自缢处的古柏依然苍劲坚韧，向人们讲述着古老而悲壮的故事，让我不禁想起了“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巴蔓子将军。

猛然间，我发现这座小城的气质与尚勇坚毅、开明豪迈的巴渝文化性格，似乎有着相似的基因，让我自然产生一种同频共振的亲近之感，虽是初次相见，却已仿佛相知多年。

记忆中的那条路

□祝礼涛

小时候，家里常收到姨妈寄来的信，淡黄色的信封，右下角写着地址——我那时年幼，识字不多，只记住了其中的“中山四路”。那几个字，既给我一种神秘感，又给我一种亲切感。

春节，我们全家到姨妈家去过年。早上出发，乘坐背着大气包的汽车、拥挤不堪的轮渡、缓缓上升的缆车和头上长着两根长辫子的电车，一路颠簸辛苦，终于在上清寺下了车。在华美的路灯照耀下，我看见街边蓝底白字的牌楼——中山四路，信封上的字变成了真实，我心里说不出的喜悦。

姨妈的家在中山四路的一个小巷里，那里有一个肥皂厂，经过的时候，能闻到淡淡的肥皂香味。姨妈以温暖的笑脸迎接我们。

经过一晚整休后，第二天我随父母上街逛。

父母带我去桂园，告诉我那里曾是重庆谈判的场所。可惜我并不懂什么是重庆谈判，只对屋里深蓝色的沙发、褐色的木椅感到新奇，那时，居民家里都还没这样的家具呢。

父母又带着我去百货商店，挑选他们喜欢的衣料、鞋袜。不过我并不喜欢去百货商店，我最愿意去的地方是文化宫，那里有秋千、有石头做的大象滑梯，从大象鼻子

上滑下来，那是我最爱的游戏。

玩了大半天后，我们又重新走向中山四路。街上有电车驶过，车顶上两条长长的“辫子”连着电线，有时“嚓”地一下冒出火花。路旁的石壁，长着很多黄葛树，它们的根完全裸露在石壁上，纠结缠绕，呈扇状铺开，像是一幅幅线条粗犷的壁画。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自己也可以到姨妈家去了。而且，长江大桥通车了，我们不再坐轮渡和缆车，交通方便了，我有时暑假也去姨妈家。

那时，姨爹在机关上班，有时姨妈会带我去看电影，通常是一些经典影片，一晚上放两部。其他影片我都忘了，唯独《魂断蓝桥》《乱世佳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许是女主角太美的缘故。

后来，姨妈搬家了，我没有机会再踏上中山四路。然而，它却成了我童年的回忆：我记得姨妈在街头给我买的一支雪糕、在百货商店给我扯的一段花布，也记得表哥带我们在街上喝汽水、姨爹带我们沿街一直走到嘉陵江边，在那里给我们拍照。

如今，照片还在，但姨妈和姨爹却不在了。当年在街边痴痴地望着高楼上的巨幅广告发愣的小女孩，也人到中年，风霜染鬓。中山四路在我的记忆中，就成了一张旧照片，照片中，时光静好，黄葛树在街边投下淡淡的影子，一个小女孩，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向前走。